

RCRC

红十字 红新月

第 1 期 · 2014 www.redcross.int

国际人道法的未来

一位艺术家眼中的2064年的战争规则

我们的红十字红新月故事

五八主题庆祝你与运动的联系

回首过去，走向未来

记住卢旺达的过去，构建更光明的未来

什么？啊，不！
一个机器人士兵……
请别开火……

为作战编程

想象未来的 武装冲突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杂志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以及国家红会组成。



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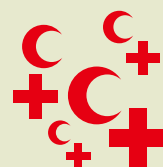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该组织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ICRC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志愿者为基础的人道网络，每年通过其189个成员国接触到1亿5千万人。IFRC与大家一道，在灾难和卫生紧急事件发生前、发生时及发生后满足人们的需求并改善脆弱人群的生活。它在行动中采取公正的原则，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IFRC贯彻《2020战略》并致力于“挽救生命并改变思想”。《2020战略》是一部应对这十年主要人道和发展挑战的整体行动计划。



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和原则通过189个国家红会得到了体现。国家红会是其本国政府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的助手，在救灾、卫生和社会等方面提供广泛的服务。战乱时期，国家红会为援助受影响的平民居民并在适当时候为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支持。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简称“运动”)

各组成部分共同遵守以下七项基本原则：

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

所有红十字与红新月活动均有一个核心目标：

毫无歧视地帮助受难者，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抗击种族灭绝罪的意愿

发 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已经二十年了，对这次恐怖事件的记忆仍旧震撼着人类共同的良知，并坚定着我们的承诺：与这起滔天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做抗争。卢旺达种族灭绝与犹太人大屠杀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一道，成为人类集体认定种族灭绝罪不能且决不能免受处罚的过程中一部分。

这些令人憎恶的事件突出了拉斐尔·莱姆金 (Raphael Lemkin) 先驱性的工作和持久努力的重要性*：他促使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通过，以及对人道承诺的法典化。

此举既阻止种族灭绝罪行，又责成犯罪者为他们的罪行负责。

卢旺达大屠杀为历史所遗留的教训不仅建立在将近一百万逝去的生命以及国际社会不作为的背叛行为上，也在于它如何影响着国际人道法的发展、防止暴行以及为受害者取得公理。这次周年纪念是一个怀念那些逝去的生命并批判地审视这场灾难带来的教训的时机。

卢旺达大屠杀的恐怖事件迫使国际社会从根本上思考如何使《灭绝种族罪公约》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再次确认了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统一意见，即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不可以免受处罚。种族灭绝大屠杀是政治上摇摆不定和不作为的危险的最鲜明体现。如今，采取行动防止种族灭绝不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更是一个实施强制性规范的国际法律义务。

1994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对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直接应对。然而，政治上的摇摆所导致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发生使人们得到更深的教训，从而为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奠定了基础，恰如起初在《灭绝种族罪公约》中设想的一样，最终产生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



Photo: REUTERS/Luc Gnago

《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对种族灭绝罪的定义被一字不改地收录到《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条中，赋予了ICC裁定这起严重罪行事件的能。法院使各国打击种族灭绝、促进调查以及起诉犯罪嫌疑人的义务生效。卢旺达国际刑庭和ICC代表了问责制的新纪元，那里应该没有种族灭绝的避难所，也没有那些侵犯生命之流的庇护所。

卢旺达国际刑庭的判例法在国际刑法的很多领域都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种族灭绝。例如，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涉及了针对妇女的无以言表的暴行。在法律上对于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的定义及其如何被当成战争武器并被控为罪行方面发生了飞跃。卢旺达刑庭于1998年9月2日对阿卡耶苏案件 (Akayesu case) 作出一个开创性的判决，即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认定当强奸被用于全部或者局部消灭某一国民、民族、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时，即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

卢旺达刑庭在与种族灭绝有罪不罚现象进行抗争以及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的进程中有了重大进展。ICC作为一个常设司法机制，继承了这笔遗产并积聚了巨大潜力。对于ICC以及所有此类国际司法机构来说，国家间合作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使如今有了丰富且综合性强的国际人道法和刑法；有独立的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机构应用这些法律，执行部门是确保完全、及时、并系统地实施法规的关键。

如果司法判决无法执行；如果嫌疑人不明白要在法庭上面对正义；如果可用资源不足；如果在保护受害者和证人方面没有尽全力；如果其它形式合作的要求没有被遵行，那么既不会真正得到正义，连貌似的正义都得不到。对于ICC来说，其成员国必须保持警惕，以持守载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基本价值，并强有力地维护条约的目的和意图。俗话说，一加一大于二。这对新兴的国际刑事司法系统尤其适用，这当中国家间合作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命脉。

当我们回忆卢旺达带给人们的恐惧并怀念其受害者时，我们再次坚定不移地恪守防止大规模暴行的承诺，并期盼“永不重演”。我们也提醒自己防止种族灭绝罪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事业和挑战。ICC将责无旁贷地完成其职责。

作者：法图·本·苏达 (Fatou Bensouda)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冈比亚共和国
前总法律顾问、司法部长

*拉斐尔·莱姆金因其反对种族灭绝罪的著作而闻名。种族灭绝罪这词是他于1944年自创的，其定义是“毁灭某一国民或民族”。

运动援助被困群众

如今叙利亚冲突已经进入了第4年，运动再一次号召所有武装行为体保护人道工作者并允许平民可以安全地获得援助。这个恳求是在又一名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 (SARC) 的志愿者希克马特·默罕默德·克尔巴依 (Hekmat Mohamad Kerbaei) 的死亡后作出的。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IFRC) 消息称，希克马特在失踪近5个月期间受伤，于1月8日不治去世。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和SARC继续努力援救那些被战斗困在城里的人，如大马士革北部的巴泽区和霍姆斯。然而在2月份，当载满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霍姆斯时受到了火力攻击，驾驶员受了伤。尽管车辆上清楚地标有红新月的标志，还是有人向车队发射了迫击炮弹。即使受到袭击，SARC的志愿者依然发放了食物包、卫生用具和药物。大约600人获得疏散。运动估计有一百多万居民生活在类似被困地区，并提醒各方有责任向各自控制地区

的群众提供基本需要物资。当他们做不到时，就必须允许公正的人道援助和安全的疏散。

南苏丹战火蔓延

南苏丹的运动工作人员已经愈发地警觉起来，那里并未参与12月中旬爆发的战斗的平民受到残酷攻击。ICRC南苏丹代表处主任梅尔克·马贝克 (Melker Mabeck) 说：“也有医疗卫生设施受到摧毁、病人受到袭击的报道。”12月以来，ICRC已经扩展了其行动范围，南苏丹红十字会志愿者也已开始提供急救和其它援助。然而连志愿者自己也被战火搞得颠沛流离。在首都朱巴，志愿者为营地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洁净引用水和卫生常识。“这些营地人满为患，卫生设施不堪重负，”来自IFRC非洲的卫生协调员本·阿代扎 (Ben Adeiza) 说道，“条件容易导致疾病的爆发，例如急性腹泻和霍乱。”

理解中非共和国灾难的规模

随着中非共和国的暴力越发的残酷及扩大，运动紧急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对平民的攻击。“首都班吉和国家西部的群众受到了惊吓。”ICRC中非共和国代表处主任乔治斯·耶奥甘塔斯 (Georgios Georgantas) 如是说。中非红十字会会长安托万·麦宝·博戈 (Antoine Mbao Bogo) 补充要求各方必须尊重那些“不辞辛劳地为社区间分裂双方工作的”红十字志愿者。他担心随着雨季的来临局势会恶化，成百上千万的人没有合适的住所、医疗、食物和安全的饮用水。“全世界还没有真正了解中非共和国正在爆发的灾难规模，”他说道，“我恐怕当危机得到如实公认时一切已然太晚了。”



Photo: REUTERS/Wolfgang Rattay

台风海燕后的重建

在台风海燕这个历史上最严重的风暴过后，菲律宾中部的幸存者继续着重建工作，但是恢复还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渔业和农业受到了特别的重创，其中一些城镇失去了95%的渔船，成百上千万的椰子树被毁坏。“椰子树长成需要5年，所以在此期间我们要以大米和根块农作物为食。”当地官员尤利亚尼托·卡巴尔欣 (Julianito Cabalhin) 说。在风暴过后的数月，菲律宾红十字会和运动合作伙伴向一百多万民众分发食物、掩体材料、水和现金。运动为台风海燕的应对和恢复工作总计募集了超过33.44亿美元，现在的工作重心是生计和住所。

泰国红十字会处理标志滥用现象

当来自几个曼谷医院的医务人员于1月份加入政治集会的游行时，许多人决定扛起红十字旗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抗议者挥舞旗子的影像散布在社交频道、主要报刊和电视网络上。在政治动乱中提供急救和卫生支持的泰国红十字会第一时间谴责将标志用于政治目的的做法。国家红会提醒抗议者和媒体：红十字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是由国际法和1956年通过的国内有关标志的法律规定的。

IFRC选出新秘书长

IFRC理事会选出了下届秘书长，他是哈吉·阿马杜·西 (Elhadj Amadou Sy)，现任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公共部门联盟及资源动员部主任。西也担任过UNICEF非洲东部及南部区域主任，以及非洲之角的全局紧急协调员。之前，这位塞内加尔人还担任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的外联部主任及副执行理事。

声音

“我向在叙利亚有难时带来援助的勇敢的救援人员表示敬意。叙利亚的‘红色支柱’——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IFRC和ICRC在救助最脆弱人群及被困群众的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1月在科威特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叙利亚亚普师大会上说。

人道数字

34：于2014年1月被杀害在工作岗位上的SARC志愿者人数；负伤人数更多。

48：10.6亿美元的百分比 IFRC叙利亚：到2014年2月为止，复杂紧急呼吁中捐款的百分比。

935,000：中非共和国战斗中流离失所的人数。

100万：菲律宾红会在运动的支持下派发食品包并提供饭菜的受益群众大致人数。

400万：由英国红会研发、美国红会改编的急救应用程序 (First Aid app) 截至目前的下载次数。

330万：菲律宾沿海被台风海燕毁坏并损坏的椰子树数量。

来源：IFRC、ICRC、SARC

目 录

2014年第1期 www.redcross.int

■ 封面故事

为作战编程 4

从微型武器到全自动机器人战斗机，战斗中使用的科技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1864年《日内瓦第一公约》15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放眼未来，却不确定人道行动和战争规则能否跟得上下一代武器。

“你好，我叫博特，我是来帮你的。” 8

有人说：“博特（机器人英文简称）法力无边”将给未来10至20年的人道援助带来革命。如果果真如此，将“人”从“人道”援助中剥离出来会不会带来危险？

数字证人 10

手机已经使得绘制数字图成为紧急应对的关键一步。那么现在的数字工具是否也会有助于追踪和预防战争罪？

虚拟战争需要规则吗？ 12

高度仿真的第一人称射击电子游戏将玩家置于士兵的位置。成千上万的人在玩这样的虚拟战斗游戏，包括在军事部门的培训和新兵招募中。它们会因此更好地反应现实和战争规则吗？

■ 关注 14

2064年的人道行动

在这篇特别收录的文章中，插画作家帕特·马西奥尼 (Pat Masioni) 带着我们进行一次飞抵2064年的幻想之旅——《日内瓦第一公约》签署200周年之际。这篇色彩绚丽、快节奏的文章讲述的是人道法如何应用在一个由机器人士兵、高速无人机、非致命武器以及机器人人道工作者的时代。

欢迎向编辑投稿、写信和发送其他函件，

联系方式如下：

Red Cross Red Crescent

P.O. Box 303, CH-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E-mail: rcrcc@ifrc.org ISSN No. 1019-9349

编辑

马尔科姆·吕卡尔

制作官员

保罗·勒默里斯

设计

英国，牛津，Baseline Arts Ltd公司

排版 / 印刷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编委会

ICRC

多罗西娅·克里米塔斯

索菲·奥尔

弗洛里安·韦斯特法尔

IFRC

安迪·查奈尔

苏西·奇彭代尔

皮埃尔·克雷默

■ 法定会议 16

来自悉尼的爱

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法定会议具有前瞻性，讨论了从气候变化到“联合国2015后全球发展议程”等若干目前和将来面对的挑战。

■ 种族屠杀 20

回首过去，走向未来

距种族屠杀撕裂这个中非小国已经20年了，卢旺达的许多人面对的是纪念性的个人挑战：永远无法忘记1994年所发生的一切，唯恐重演，与此同时将过去留在脑后，以便能生活下去。

■ 紧急应对 22

一场悲剧的时刻表

2013年9月21日内罗毕颇受欢迎的西门购物中心迎来了又一个典型的周六上午。当一个索马里军事集团成员开始射击时，这个购物中心上演的是混乱、献血和恐惧。这份精确到分的纪录讲述的是肯尼亚红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们那个悲惨一天的记忆和教训。

■ 人道行动150周年 26

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

为了纪念今年世界红十字红新月日，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他们自己与运动的关联。这里，非洲最老的国家红会志愿者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给出了他们对人道行动的看法。

■ 信息资料 29

新出版的资料有：电子安保、法医学、高危设置中的入院前治疗，等等。

我们对ICRC、IFRC以及各国红会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杂志一年三期，以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俄语以及西班牙语出版，在189个国家发行，发行量逾7万册。

杂志文中观点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的立场。欢迎来稿，来稿恕不退还。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有权对所有来稿进行必要的编辑。不涉及版权的文章及照片可自由翻印，但需注明摘自《红十字红新月》杂志。

本杂志中的地图仅提供信息之用，无任何政治意义。

封面故事：这个场景可能来自一部科幻小说。但是许多专家说今天机器人和武器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机器人士兵不是完全不可能。绘画：帕特·马西奥尼

本页照片，从上至下：REUTERS/Jason Reed; REUTERS/Fabrizio Bensch; Pat Masioni; Louise M. Cooper/Australian Red Cross; Riccardo Gangale/IFRC



4. 为作战编程



8. “你好，我叫博特”



14. 2064年的人道行动



16. 来自悉尼的爱



22. 一场悲剧的时刻表



为作战编程

自动武器和机器人武器只是技术如何改变作战方式的一个例子。人道工作者和战争规则跟得上吗？

试验中的英国制造的“雷神”隐形战斗无人机 (Taranis stealth fighter drone) 于2013年在英国的跑道上进行滑行实验。“雷神”将可以按预定程序避开攻击并选择目标，但是制造商和英国政府坚持“雷神”被设计为由人类操作，其目标总会在发动攻击前经由人类操作员进行复核。

Photo: Ray Troll/BAE Systems

2013年5月，一架标准战斗机大小的有翼无人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甲板上腾空，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旁的海岸进行首航。

这架称为X-47B的无人机的体型很大，使得其飞行距离比现已投入使用的更为人知的掠夺者无人机 (Predator drones) 更长，其能够在军舰上起降的能力意味着它可以用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样使得无人机更独特，甚至具有历史意义。据美国海军称，这架X-47B无人机的设计使其“可以按照输入的程序执行任务，人类完全



不用介入”。与目前投入使用的无人机不同，此种武器可以被自动化。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带有翅膀、枪和炸弹的机器人。

“这就是未来之路”，美联社引用美国海军少将马特·温特 (Mat Winter) 的话。

X-47B无人机并不是唯一一个处于设计阶段的武器。许多国家不论其军队大小，都在发展类似的飞行武器系统，既可以远程控制 (类似目前在用的无人机)，而且还具有自主功能。

高速冲突

它从军事角度来讲有许多优点。无人战斗机可以飞往防御领空而不使飞行员处于危险，可以更快速地调动，并且做足以使人类飞行员受伤或致命的急转弯。它们可以比传统战斗机飞得更快、更久、更高。那些预先输入程序的或自动化的无人机能够在与指挥中心通讯中断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

同时，一项类似的革命也在陆地上进行着。在过去的15年间，数以千计的机器人被部署到冲突中，

有自主功能的武器并不是新生事物。地雷 (左一) 不需要人的运作，而更精致的机关枪不需要人的直接控制就可以定位目标并开火 (左二)。防御性导弹系统 (中) 可以自动做出快速攻击的决定。如今研发的武器形式多种多样。美国空军X-47B无人驾驶隐形战斗机 (右二) 能够执行预定程序的任务，专家称昆虫大小的“纳米无人机” (右一) 可以按预定程序执行任务并对战场上发生的状况作出反应。

照片 (从左到右): REUTERS/Nita Bhallia; REUTERS/Pichi Chuang; REUTERS/Darren Whiteside; REUTERS/Rich-Joseph Facun; REUTERS/Skip Peterson

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大部分是用来引爆简易爆炸装置。但是在2007年，在伊拉克实验了一具可以用来携带武器的改良机器人。

从那时起，中国、以色列和俄国也研发了武器化地面机器人系统，其它国家纷纷效仿。他们形式多样：有些只比遥控玩具大一点，有些大小像大型卡车。一般装有坦克履带或大号轮子、许多可以完成简单任务的功能手臂、装有可灵活操纵的摄像头、红外线或夜视能力以及武器。

它们的任务五花八门。它们可以进入敌军占领的建筑或领地进行侦查或攻击，大部分这

样的系统由远程遥控。专家做出预言，地面机器人迟早也可以按输入的程序自主执行使命。

据许多专家指出，现今人工智能的进步代表了战争科技的飞跃，正如20世纪上半叶航空技术的出现。但是这次涉及到的不仅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

“如今我们肯定看到了一大批拥有高新技术的行为体，尤其是当价格更低廉使用方法更简易的时候”作家彼得·W·辛格 (Peter W. Singer) 在最近一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如是说，他也是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21世纪安全与情报中心主任。

“当用一个iPhone应用程序就可以使一架微型无人机进行飞行时 (现在已成为可能了)，接下来很快很多人就会使用了。”辛格说。他著有《为战争连线：机器人革命及21世纪的冲突》一书。

机械化特性

所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冲突和国际力量均势可能演化之路。有些人如英国的计算机与机器人专家诺埃尔·夏基 (Noel Sharkey) 担心我们被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些武器相对来说更小、更便宜、更便于使用，但是极难进行规范。“每个人都会拥有这项技术。”夏基说，他注意到消费者和工业市场对机器人技术的驱动和军费预算一样大。

这就是为什么夏基反对任何时候都不受人类控制的武器系统，他觉得新条约法是确保此点的最佳方式。几个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声明，指出人类要全程参与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武器的部署过程。“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夏基问道。“这是说某人按下按钮，然后机器就接管下去？”

这些高效杀人机器会能够一面对战斗员和军事目标，另一面对平民做出必要的区分吗？

从根本上，夏基主张说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却是一个关乎我们基本人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委任一个机器去做出杀人的约定。让一个机器决定杀了你是最伤尊严的事。”

对人道工作者来说，机器人、自动化或自主性武器系统也提出了严肃的问题：随着这些机器瞄准和射击功能的自动化，这些高效杀人武器能够进行一面是战斗员和军事目标，而另一面是平民的必要区分吗？

正如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如果自动化超音速战斗机急速加速了冲突的进程，人类会在下一代战斗的闪电般速度中做出关于识别并保护平民的稳妥决定吗？或者连那些决定也可自动做出？

而且如果一个自主的或自动化武器真违反了战争规则，是谁来负责？是将无人机或机器人派往战场的指挥官，还是机器人运行软件的生产商？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军事界和和平倡导人士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当一些人呼唤规则、新条约法、甚至暂停或禁止这些武器时，ICRC呼吁各国履行它们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的义务，在研发和使用所有新武器系统前确保其遵守《国际人道法》(IHL)。

围绕当今使用的无人机已经引发了许多法律、道德和政治问题，最显著的是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开展的打击行动。但是大多数论及IHL以及目前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问题是那些武器的使用方法，而不仅是科技本身。其关键因素在于如今人类仍然在无人机执行任务时施行全面控制，尽管位置远离战场。

关于自主性武器，法律等式发生了变化，辩论更集中在科技以及其能力上。“这样的武器应该不仅能够区分战斗员和平民，而且要能区分活跃的战斗员和丧失战斗力的战斗员，以及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和武装平民，例如执法人员或猎人。”ICRC表示。

一件自主性武器也应该遵守比例性原则，即要求一个向军事目标发起的进攻所预计的附带平民伤亡与预期的具体及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不可过大。当发起进攻时，此武器也应有能力采取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减低平民伤亡。

夏基认为，可以使计算机做出这些区分和预防的科技还离现实很远。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完全清晰的环境，例如一片开阔的沙漠和一辆坦克，你也许能够让其分辨坦克的形状并进行攻击。”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美国士兵在美国海军基地的一个军事博览会上观看一辆武装的机械车，其名为高级模块武装机械系统 (Modular Advanced Armed Robotic System)，简称MAARS。

Photo: REUTERS/Mike Blake



但是哪怕在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例如一个村庄中心或居民街道，计算机就无法在散布着建筑物、汽车、树和人的背景下区分多个变化的形状，他接着指出。

当武器系统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后（例如程序编为执行一系列特定的、预先设计好的攻击），问题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已经决定了目标。但是如果局势发生变化呢——当任务启动时，一辆校车突然停在了你的目标前面？系统也许可以允许人类这时代替机器做决定，但是如果敌方势力阻断与武器间的通讯（这是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的状况），那就会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然而，一些国际人道法专家反驳说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投入使用的非自主性武器中出现了。例如：当一个远程巡航导弹被发射后，地面局势可能在导弹发射到其击中攻击目标的这段时间内发生急剧变化。

人道的丧失？

确实，不是所有的机器人专家和人道法专家都同意自动化或自主性武器系统总与人道价值相违背的说法。当人工智能发生进步，有些人主张机器人在理论上可以被程序设计成遵纪守法——某种程度上——比人类还具有人性，尤其在高压和情感要求高的战场环境中。

这个层次的自动化还只是科学幻想，一个更具体更直接的例子是导弹防御系统，它已被用于识别、锁定并击落入侵导弹，其速度远超人类的作战能力。有些专家问道：阻止一国为保卫人民使用自动化武器防御密集型导弹入侵是否公平？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然而实际上，各国并不会很快就规范这种新兴技术的条约法达成一致，威廉·布思比(William Boothby)如是说。他是新型武器和国际人道法国家审查程序方面的专家。

一个原因是军方一般不倾向于透露他们真正的技术能力，以便在将来的冲突中占上风。“如果其他人知道了这种武器及其用法，就会失去一部分到手的先机。”布思比说，他最近撰写并出版了新书《冲突法：新型武器技术的影响，人权和新兴行为体》。

“所以，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情况，”他补充道，“哪些国家会对连特性还不知道的事物立法呢？对还没有达到一定成熟度

➡ 很多国家已经研发隐形无人战斗机很多年了。这个摄像师拍摄了一架拟建造的中国无人战斗航空机模型，绰号为“暗箭”。

Photo: REUTERS/Bobby Yip



的事物进行风险与机会评估是很难的事。”

对布思比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国家增强它们按照条约法要求对每一个新型武器系统进行法律审查的能力是十分关键的。“大约170个国家签署了进行新武器审查的条约法，仅有大概12个系统地进行定期审查程序。”他说。布思比承认即使进行审查，这个系统也不完美，特别是由国家自己评估他们自己的武器系统。但是他辩驳说这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步骤。

不管对机器人武器的立场怎样，人道部门早就应该给予其更多的关注，武器专家彼得·辛格辩称，并说当他第一次开始与人道组织谈论新兴技术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准备好或愿意谈论类似掠夺者无人机的技术。”

“同样的现象正在上演，这次是围绕目前技术的发展。”他在《红十字国际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道社会于事后应对已经存在并投入使用的东西。因此其影响力并不大，因为人道社会直到事件尘埃落定才参与进来。”

一个原因可能是人道组织总是极度繁忙，忙于应对当前的暴行和违法行为，其中很多使用的是低科技的常规武器——从大砍刀到自动步枪。辛格指出，从更深一层讲，所有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国际人道法范围：“底线问题是，到底是我们的机器被战争化了，还是我们人类才是真正被战争化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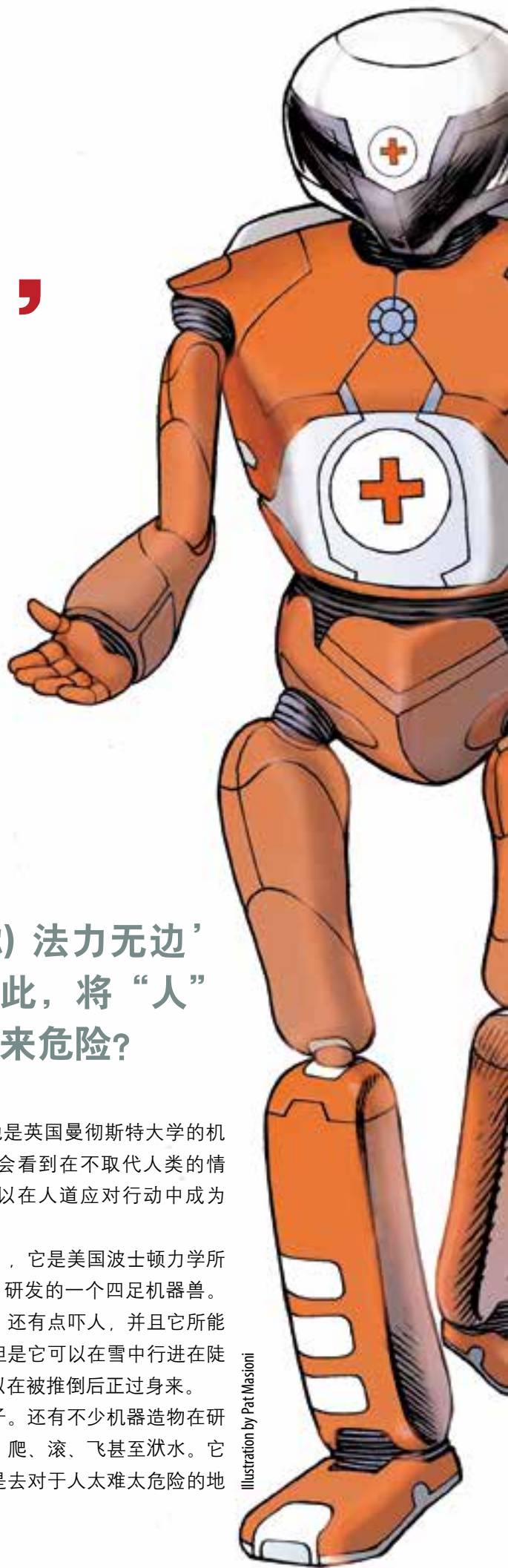
作者：马尔科姆·吕卡尔 (Malcolm Lucard)

马尔科姆·吕卡尔是红十字红新月杂志编辑

人道行动 150周年

随着《日内瓦第一公约》今年进入第150个年头，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探索了国际人道法的未来，以及新型武器和援助科技将对人道行动和战争规则的影响。

“你好， 我叫博特， 我是来帮 你的。”



有人说‘博特（机器人英文简称）法力无边’
将给人道援助带来革命。如果果真如此，将“人”
从“人道”援助中剥离出来会不会带来危险？

设想位于边远山区的村庄发生了地震。道路被冲垮，唯一输送供给的途径是徒步穿越危险的山路。设想那时你有一位助手：一只机器四足兽，像一只大型犬般大小，能够在崎岖不平的地面穿行，也可以帮助携带供给。

对于许多人道工作者来说，让机器人在紧急应对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设想有点不着边际，更像是科幻小说，而不是人道现实。

但是还有些人看到了自动人道机械光明的前景。而且可能不会太久远。“甚至也许就在近20年，”罗伯特·理查德森（Robert

Richardson）说，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机器人专家，“我们会看到在不取代人类的情况下，这种系统可以在人道应对行动中成为助手。”

说到“大型犬”，它是美国波士顿力学所（Boston Dynamics）研发的一个四足机器兽。目前的版本有噪音，还有点吓人，并且它所能及的范围也有限。但是它可以在雪中行进在陡峭的山壁中，还可以在推倒后正过身来。

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不少机器造物在研发中，它们可以走、爬、滚、飞甚至泅水。它们主要的研发目的是去对于人太难太危险的地

Illustration by Pat Mastioni



方：去火山预测下次喷发情况、去实战区或深海。美国罗格斯大学操作的一台水下无人机可以在全球任意指定海域追踪海洋温度和洋流，以助于预测风暴强度。同时，一家以色列公司在研发一种遥控救护无人机，用以在激烈的战斗中疏散士兵。

在人道行动中使用机器人的想法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们已经多年来被用于拆弹和清除地雷。最近，无人飞行器 (UAVs) 开始在灾区搜救中大显身手。菲律宾的台风海燕肆虐时，以蓄电池为动力的小型无人直升机被用于勘测破坏情况、照相以及将毁坏展现给世界。

技术局限

到目前为止，技术和成本的限制阻碍着它们在灾区的实际应用。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13年世界灾难报告》报道，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地震和海啸导致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日本和美国制造的勘察机器人被用于寻找化学、生物或放射性异常现象。

然而，许多派出的机器人无法长期使用，因为大量的残骸和高频辐射很快使其无法操作。日本正研制一种可以忍受这种环境的结实并可移动的两足机器人，

而美国军事研究所为能够制造在类似福岛的情况下替代救援人员的机器人的公司提供200万美元的奖金。

说到无人飞行器，它们有其它方面的局限。“小型无人飞行器全在乎蓄电池的能量。”理查德森说，“如果只是从A点飞到B点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一说到携带物体从一地飞到另一地，就不一样了。”

纳米技术方面的进步帮助人们制造越来越小的照相机、微型芯片和电路板。但是目

前，具有潜在效能的工具，如红外线感应器或夜视仪等，由于体积、重量和成本的限制，还不实际。

专家称更有可能的是消费市场，例如玩具工厂想通过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支持者争辩说，如果当科技和成本障碍被破除，此类产品为人道工作者带来的优势可以变得很大。自动机械装置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也不觉累、举起重物或者抵抗高温。

同时，人工智能的进步——计算机能“想”能“看”（识别物体并了解它们的环境）的能力已使汽车可以自行驾驶，“农业机器人”可以收获庄稼，甚至可以与人类接触。在日本，一个先锋工业机器人“关怀机器人”也能帮助老人或病患躺下或起床——甚至能提供情感上的安慰。

博特法力无边

但是机器人也为人道工作者提出了严肃问题。如果机器人或无人机派到对人道工作者太危险的地方进行评估或运送援助物资，这是否会破坏有血有肉的人道工作者应能安全地接触有需要的人的概念？

这些机器人如何影响控制它们的人类所做的决定？无人机和机器人可以使人道工作者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是他们也能导致过度使用遥控行动，一个在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取代人类直接的干预？

而且人类会接受并信任无人机或机器人设备带来的帮助吗，尤其在不清楚是谁在操作这些设备的情况下？在冲突地区，如果军事侦察甚至武装无人机进行攻击并已经导致精神紧张，那么人道工作者在同一地区使用无人机是否会带来怀疑？

考虑到这些问题，就很好理解许多人道工作者的谨慎。但是人道科技首席分析师帕特里克·迈耶 (Patrick Meier) 认为对无人机的认识会随时间而变化，“无人飞行器，或称无人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带有非常强的军事含义，”他说，“但是在谷歌地图把卫星影像送到平常百姓家里之前对航天卫星的认识也是一样。”

理查德森对此表示同意。“如果你现在要进入某个人道热点地区，后面跟着个机器人，那看上去太怪了。”他说，“但一旦他们看得更广，一旦你有更多的民用无人机用于类似农作物检查和多种其它的任务，那时就好接受了……但是当然这取决于你要去的环境。” ■

“但一旦他们看得更广，一旦你有更多的民用无人机用于类似农作物检查和多种其它的任务，那时就好接受了。”

罗伯特·理查德森
机器人专家

网络小贴士

机器人、遥控和自动化技术的许多方面对人道工作者来说还不实际，或无法负担。但是也有例外。海地红会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支持下启动了一套自动电话服务，使得致电者能获得关于从预防霍乱到防备飓风等专题的信息。这套服务系统也可以从致电者得到反馈进行普查。更多信息请见 www.redcross.int。

数字证人

数字绘图现在成为危机应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互联网上的数字危机图也可以帮助记录或甚至防止战争罪行？

当 叙利亚政治暴动在2011年升级成为冲突时，一群自称“人道追踪者” (Humanitarian Tracker) 的网络活跃分子和志愿者创建了数字危机图“叙利亚追踪” (Syria Tracker)。在危机图先驱者开发的“目击者” (Ushahidi) 平台上，这份叙利亚地图绘制了暴力发生地点，并使读者看到一线目击者上传的第一手事故记录和视频。

根据从推特爆料、脸书发帖、邮件及其它一手材料中挑选出来的材料，报告讲述了枪战、对平民的攻击、逮捕、空袭、炸弹、处决和对宗教中心的摧毁——其中有些也许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这种一手数据报告会最终成为减少违反战争规则行为的公开记录？欲了解更多，请参见《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汉德·埃勒欣奈维 (Hend Alhinawi) 的采访。他是“人道追踪者”的创始者之一。

汉德·埃勒欣奈维：我们这里谈及的是很简单的技术。如果你有手机又能上网，你就可以报道发生在你身边的事。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因为现在力量回到了当地人民的手里。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这些报告来自哪里？

我们发布了约9万3千人填的报告。这9万3千人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核实。然而，我们

仅仅发布了过去3年来收到的报告中的6%。对要发表的内容我们非常保守，所以宁可大幅度低估它也不发表我们无法查证的东西。

另外，我们从5万多新闻报道里挖掘信息——源自官方媒体、博客和社会媒体——以便上网的人可以对真实发生的情况有整体的了解。我们也与3年来工作过的同事建立了伙伴和互信关系。当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报告时，我们知道它们是准确的。但是我们也通过其他来源确认这些报告。

同时，报告也在逐步完善。人们发送的视频和照片包含大量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验证报告内容。有时，它们中包括一个地标可以验证地点，或有被害人的照片、名字等等。通常，受害者的年龄是最难被证实的。

在这样两极化的冲突中，你们是如何维持资料来源的可信度？

“人道追踪者”不隶属于任何政治或宗教。其发起纯粹是源于人道主义。其目的只是要确保所有受害者或罪行都要被发现。我们坚持这个网站不被用于政治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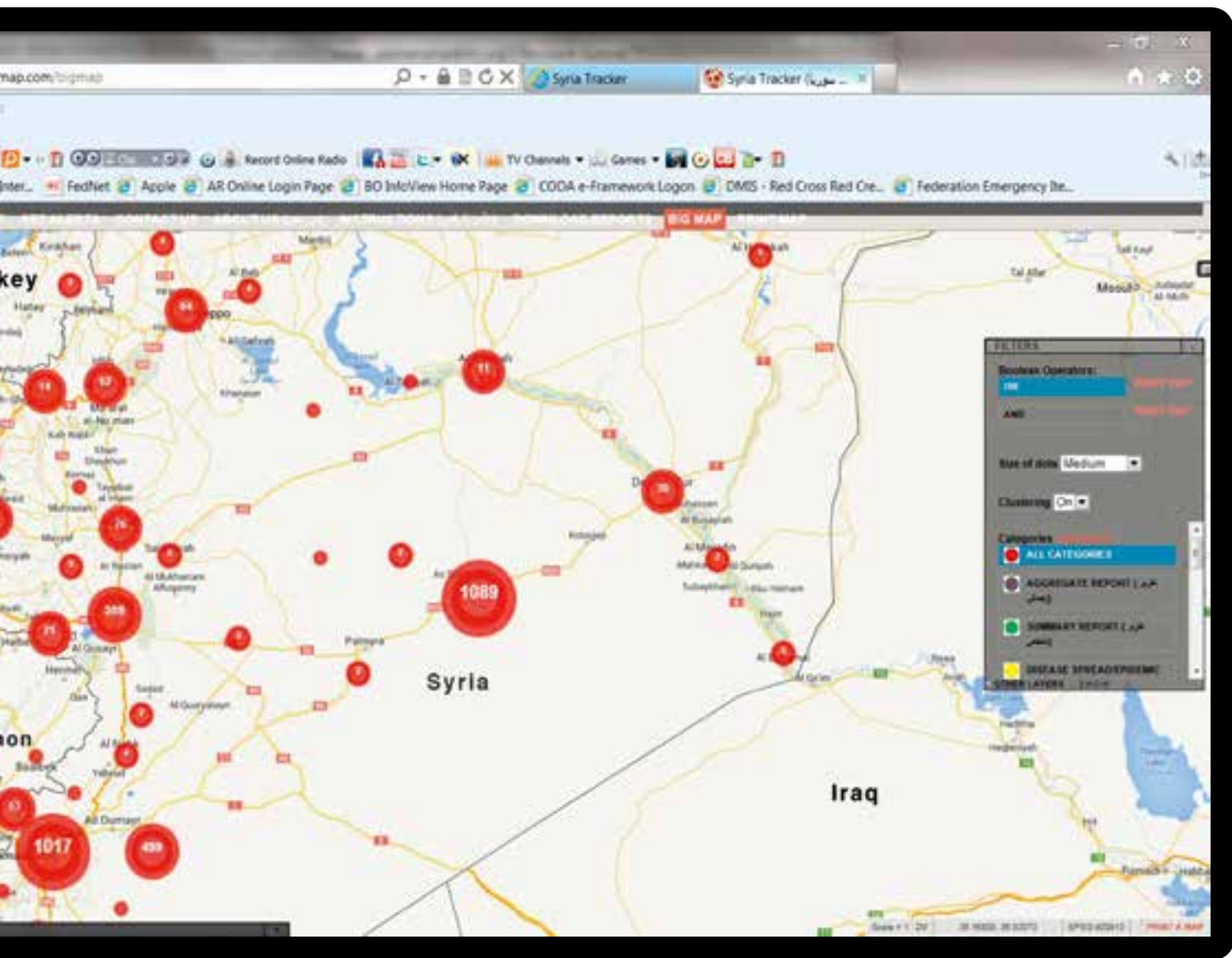
但是你们如何能确保数字危机图不成为宣传战争中的另一阵地？

这个论坛的全部要点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发送报道。你可以是政府隶属机关，或者是一个



这个“叙利亚追踪”网上的在线互动图可以使读者选择他们寻找的数据种类，继而通过点击彩色圆点得到更多信息。彩色圆点中的数字代表从这个地区得到的报道数量。其它特性可使读者按受害者性别年龄、受伤地点和原因及其它变量将死亡和暴力事件分组。

图像由HumanitarianTracker.org提供



普通民众。你有你的声音，而且你有能力交送报道，讲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确实我们得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差不多是从其中一方来的。但是我们是发表指控叙利亚自由军强奸并袭击妇女系列事件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发布这些报道的决定不受欢迎。人们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偏袒一方？”但是“叙利亚追踪”的宗旨是我们不偏袒任一方。如果这些人犯了罪，我们要确保记录下来。

你们觉不觉得你们进行的报道对士兵的行为构成了影响？

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不太肯定一份报道就能防止战场上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信息被送达负责将违反战争法的人绳之以法的组织，那时那些报道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冲突双方的人都有被绳之以法的例子。所以也许之后的问责制可以起到威慑作用。

你们是否碰到过有的组织是为了得到战争罪的证据而想看数据？

有的。如果有一起罪行而我们又能够将其证实，我们有兴趣将负罪者移送法办。但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只是确保数据向公众开放，不管是一个人道组织想知道哪里需求最大，还是什么人想知道发生的大屠杀的更多情况。

这种平台是否可以在保护平民方面扮演角色？

肯定可以。比如说，我们与想在已确定发生有目的强奸案件的地点建立强暴避难所的组织谈话。“叙利亚追踪”就拿出得到的信息，其它组织就可以查找信息并接手。■

“人道追踪者不隶属于任何政治或宗教。其发起纯粹是源于人道主义。其目的只是要确保所有受害者或罪行都要被发现。”

汉德·埃勒欣奈维

“人道追踪者”发起人之一。

网络小贴士

耶恩·齐姆凯 (Jen Ziemke)，国际危机图网络的发起人之一，描述了危机图如何能够通过分析冲突中的暴行帮助人道机构保护平民。见www.redcross.int。

虚拟战争 需要规则吗？

你身处一间曾遭受过猛烈炮火攻击的仓库里。作为绝密军事行动组的一员，你正在审问一名俘虏，但他拒绝开口。因此，你拿了一些窗玻璃的碎片，扎进了俘虏的嘴里。

事实上，这个残忍的场景是电子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中的一个片段，游戏描述了一个机密的、完全虚构的、由特种部队小组执行的暗中行动。为了在游戏中获胜，玩家被迫命令计算机或游戏站击打被关押者的面部。

这只是一个例子，告诉人们如今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是如何将玩家至于虚拟的、视觉上真实且通常极为残忍的战争场景之中。它也揭示了其中有多少游戏包含了违反最基本战争规则的情节。

由于每天有数百万人在玩这些电子游戏，因此有人会担心这些游戏正在影响用户对于

战士在战争中合法行为的观念。弗朗索瓦·塞内绍 (François Sénéchaud) 是一名瑞士预备军官，现在担任ICRC与武装部队的联络人，他说：“一个每天都玩儿几小时游戏的人，绝不可能不受游戏体验的影响”。

“他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就是军队所谓的‘训练’。人们的条件反射就是这样形成的。”

近年来的几项研究也发现了许多虚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其中包括：毁坏平民财产、故意直接攻击平民等等。有些游戏还允许玩家射杀丧失战斗力的伤员。有些游戏甚至包括向标有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的医疗队开火。

交战规则

即便如此，塞内绍坚持认为ICRC不应试图审查含有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而是应该建

“透过那些游戏，我们面对的是未来的战斗员、未来的立法者、决策者还有在现代战场上作战的人。”

弗朗索瓦·塞内绍
ICRC



议电游制造商自愿将国际人道法融入游戏。塞内绍认为那样会使游戏更有趣、更真实，而且还能加强人们对人道法的认识，并且，如果那些玩家有朝一日成为士兵的话，还可能会有较好的表现。

毕竟，这些游戏中有许多还可供军事部门用于训练甚至作为征兵的工具。他说：“透过那些游戏，我们面对的是未来的战斗员、未来的立法者、决策者、还有现代战场上作战的人”。

几个电游制造商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波西米亚互动工作室负责人马雷克·施帕涅尔 (Marek Spáňal) 说，他们公司制作的游戏《武装突袭3》就是为了“在电脑上提供真正的军事体验”，许多军事组织（例如澳大利亚和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使用这些游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是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

“当我们意识到玩家向任何移动物体射击时，我们觉得这确实不对，”施帕涅尔说。他补充道，波西米亚互动小组引入了一些机制来“惩罚”杀害非战斗员或己方“友军”的玩家。

民众心声

然而并非所有玩家都这么认为。当ICRC于2011年最初开始谈论战争罪和电子游戏时，就立刻引发了强烈反对。许多人误以为ICRC想推动在“现实世界”中追究玩家在游戏行为。

在“多边形”游戏网站博客上，有一条评论写道：“比起去判断一些像素射杀另一些像

素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来说，你们也觉得他们该做点更有用的事儿吧”。

从那时起，讨论出现了一些变化。在ICRC澄清说明它并非是要审查游戏，只是鼓励更真实地体现战争罪的结果之后，游戏博客上才出现了较为正面的言论。

一条评论写道：“看到他们只是想设法改进游戏并利用游戏做些好事儿，而不是想把电子游戏妖魔化，这一点令人振奋。”

另一条评论写道：“我希望现代战争[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允许[扣押]俘虏、[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等等，而不是系统地毁灭一切。”

但还是有人不这么认为。“我能理解他们的观点，这肯定能引发一些有趣的游戏机制而且具有故事性，”一名玩家这样写道。“但话说回来，电子游戏就是为了好玩儿，并且可以脱离现实。在执行任务的半路上把我的角色关进监狱，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打到了一个平民的射击部位，或者敌人藏在了一个满是平民的房间里，听起来不太好玩儿。”

虽然游戏是为了好玩儿，但战争却极为严肃。因为作战训练——甚至战争本身——变得越来越虚拟，因此，有人认为到了该思考如何将人道法适用于虚拟作战环境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ICRC认为，各国至少须确保虚拟的训练和征兵工具“不得允许或鼓励实施任何非法行为且不加以适当制裁”，以免士兵基于仅供娱乐开发的软件进行训练而犯下战争罪，致使各国受到太大影响。■

网络小贴士

电子游戏制造商美国艺电公司已直接将红十字应急元素植入了其城市规划游戏《模拟城市》中，允许玩家购买、下载并部署红十字救护中心以及帐篷和车辆。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www.redcross.int。

《武装突袭3》中的图像。该游戏是政府武装部队用于训练的极为真实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游戏制造商——位于捷克共和国的波西米亚互动工作室——是最早几个将国际人道法元素融入此类游戏的公司之一。

Images: Bohemia Interactive



人道行动 2064

为了纪念1864年的日内瓦第一公约诞生150周年，我们邀请艺术家帕特·马西奥尼 (Pat Masioni) 想象一下公约诞生200周年，也就是2064年时，战争的规则是怎样应用的。

绘者：Pat Masioni

日期：2064年4月17日

第一季度报告

萨米尔·托拉夫森 (Samir Tolafsen)

紧急应对协调员

航空区域应对车辆

“关于暴力和冲突，随着犯罪现象10年来呈下降趋势，这个地区享受了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政府沉重的管控措施以及分裂主义运动在某城市的盘踞，平静的表面下暗藏着紧张。我们继续援助当地居民，提供食物保障并为自然灾害做准备，尤其是在那些被忽略的流离失所者所在的城镇……”



我刚刚把我的季度报告
寄给日内瓦



我们能有这么长一段没有
重大危机的日子真不错

对，我猜我们做的
灾难预防工作起了效果



如果不再需要人道行动了，
也许我可以早点退休……

是啊，那我
就开始找新工
作了，呵呵……



但是他快乐的情绪很快就被
打断了……

从ICRC来了一条紧急传呼

在希拉诺城爆发了
战斗……



有不少伤员和死者。人们在逃离并需要立即援助……

OK，我们现在也从国家红会
得到警报……好像志愿者
也在现场进行急救。



派出测绘评估无人机。
装备整齐，
让机器人投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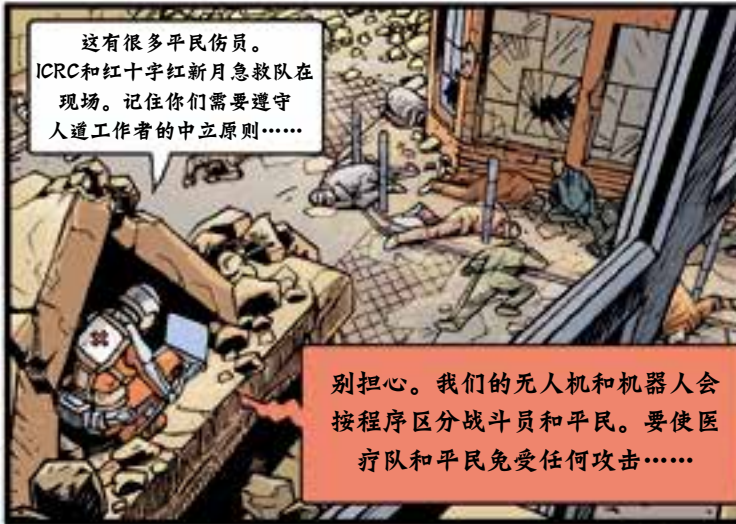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战斗愈演愈烈……



ICRC和IFRC的无人机
考察损毁情况……



好吧，各位，来，
让我们歼灭这群乌合之众！



这有很多平民伤员。
ICRC和红十字新月急救队在
现场。记住你们需要遵守
人道工作者的中立原则……

别担心。我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会
按程序区分战斗员和平民。要使医
疗队和平民免受任何攻击……



我想网络被攻击了。
我失去了测绘无人机的
信号……



我们被“网上攻击”病毒侵入了。
我们失去了对机器人的命令和控制！

机械排——
能听到我吗？！



机械排——能听到我吗？！

机械排——能听到我吗？！

我来帮助你……
啊？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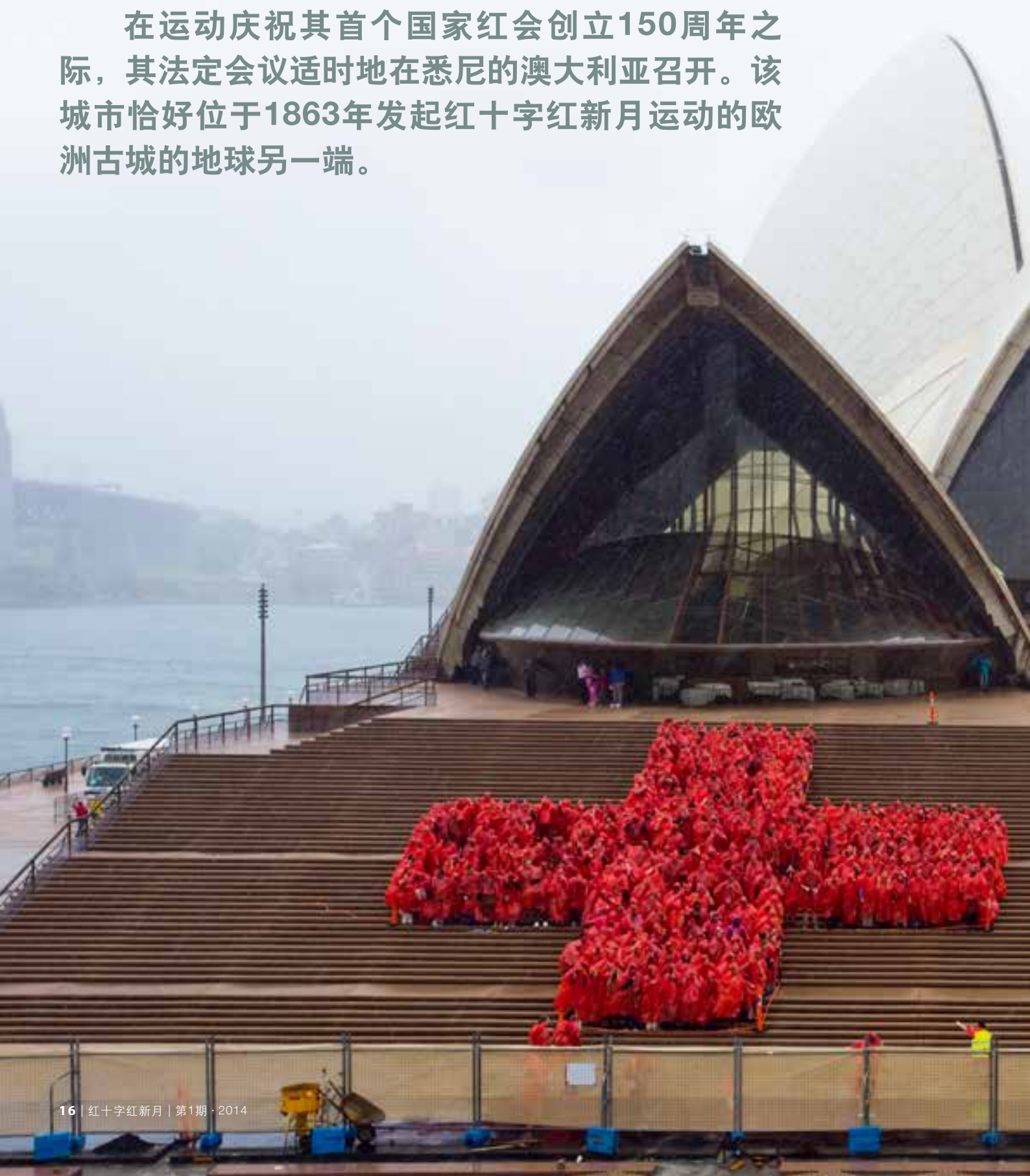


听我说。我是一名红十字新月志愿者。
我是一名人道工作者。
我帮助受伤的非战斗员。
我们受《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的保护……

求求你，
别杀我……

来自悉尼的爱

在运动庆祝其首个国家红会创立150周年之际，其法定会议适时地在悉尼的澳大利亚召开。该城市恰好位于1863年发起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的欧洲古城的地球另一端。



这一天悉尼阴雨绵绵、天地间一片灰暗。世界各地的运动的领导、志愿者和支持者穿上红色雨披，并把这艳丽的颜色带到了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的台阶上。2013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法定会议于11月在这里举行。

Photo: Louise M. Cooper/Australian Red Cross

此次聚集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运动走过的漫长道路，无论是从地理、文化、技术方面，还是从运动试图在21世纪解决的复杂人道危机和问题方面。

澳大利亚红会主办了这次会议，它是一个在媒体和高科技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国家红会，其国内和国外的行动开展活跃。会议为一千多名与会代表提供了了解澳大利亚及其所在地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的机会。

“我代表加迪戈尔人 (Gadigal) 欢迎大家”。土著人领袖艾伦·马登 (Allen Madden) 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宣布。加迪戈尔土著民居住在悉尼附近，马登解释说。欢迎仪式在迪吉里杜管 (didgeridoo，当地一种吹管乐器) 热情而又韵味十足的声音中继续进行，只见人们用从某种特殊植物中散发出的烟雾为重要活动或会议清洁或准备场所。

同时，代表中很多人来自太平洋岛国，提醒着我们气候变化——一个未来几十年的人道挑战核心——将直接影响许多附近文化的未来。在全世界的国家红会代表赶往悉尼的途中，菲律宾台风海燕的着陆正体现了气候变化对台风的严重性的影响。

应对台风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在多个研讨会中讨论了多个问题——人道外交、运动协调、受益社群、资金呼吁——这些都是在IFRC、



ICRC和多个国家红会组织救援行动、举办新闻发布会、发起资金呼吁的同时实时发生。

同样，叙利亚正在持续的危机也是新闻发布会和公开呼吁获得保护和人道救援支持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叙利亚红新月会在ICRC和IFRC的支持下扮演重要人道角色。

会议也是一个处理一些棘手内部问题的机会，比如IFRC、国家红会和ICRC之间的合作问题，以及一些未来的重要外部挑战，从自动武器到核武器，或是在许多局势中对人道工作者的尊敬降低的问题。

运动还欢迎了两个新国家红会（塞浦路斯和南苏丹）正式加入IFRC。此次的悉尼大会还首次将全球青年峰会安排在全体大会前召开，IFRC全球青年委员会主席阿山塔·奥斯本·摩西（Ashanta Osborne Moses）说，这是会议组织者将青年人的能量和活力带入决策过程所做的特别安排。“我们只实现了我们的一小部分潜能，因为我们还没有充分把年轻人融入到决策过程中。”她说。

你在发展之“毯”上的一针一线

《联合国后千年发展目标》是另一个中心和前瞻性主题。鉴于联合国2015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消除极端贫困，提供普遍清洁用水和医疗服务）不会在明年得以实现，运动如何能够帮助扭转这一局面？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计划》特别顾问阿米纳·默罕默德（Amina Mohammed）挑战国家红会，要求他们帮助建立议程。“我们需要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有拥有权的发展议程，你看到你在《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的议程的毯子上有你的一针一线，”他对与会者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议程从纽约被搬到各国，然后我们用接下来的五年试图来实施它。”

许多国家红会的领导，比如布隆迪红会秘书长安塞尔姆·卡蒂云格卢扎（Anselme Katiyunguruza）回应说，建设和维护地方志愿者网络是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想达到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需要把脆弱人群转变为被赋予能力帮助他人的人。”他说。■

作者：马尔科姆·吕卡尔（Malcolm Lucard）

马尔科姆·吕卡尔是《红十字红新月》杂志编辑



来自悉尼的声音

悉尼大会出现了许多激情演讲人，他们谈到了今后几年运动面临的主要问题。以下是几个片段。

核武器

夏洛特·努德斯特伦（Charlotte Nordström）是挪威红会的志愿者协调员。以下摘自她向代表会议所做的有关呼吁取缔核武器的声明。

我在冷战后长大。因此我很难理解那些为核武器的存在进行辩护的论点。核武器造成的人类痛苦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为什么一年前挪威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为我们的努力寻求支持。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打破持续了很久的解除核武器的讨论僵局。预防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我们不要生活在能够消灭我们星球所有生命的威胁之下——而且我们也不会将这一努力推卸给他人。



人道目标

菲奥娜·特里（Fiona Terry），人道工作者、作家，在 人道论坛上就人道工作者受到日益增加的攻击问题发言。该论坛是在法定会议开幕前供辩论的一个平台。

21年前我乘坐一架从墨尔本飞往索马里的货机，抵达饥荒的中心。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超乎想象的。我一点没有准备。我们还必须去做残酷的事情，比如决定谁才能去供给中心领取食物，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给每一个人。而没有充足的食物是因为武装民兵偷窃了我们的人道供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后来我们意识到我们唯一能够把食物带给人们的办法——因为每天有大约200人饿死——就是雇用一些后车箱装有机枪的卡车，这样可以保护食物的运输且提供一些安全。

付钱雇佣武装安保来保护我们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这样做所造成的伦理困境是超乎想象的。我曾在伊拉克北部工作过，我们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而且我们真是从未想到会碰到我们1992和1993年在索马里碰到的艰难局势。但是我们错了，因为20年后我回到索马里工作，这时即使有那样的安保护送，我们都不能再回到20年前我们得以到达之地。

是的，作为一个人道团体我们已经变得要害怕风险了。我不认为今天的人们会做我们从前作过的事情。但同时，从前我们援助工作人员是不会受到攻击的。当时我们可能陷入交火之中，但不会因为我们所代表的组织而被杀或被绑架。而这却是今天的现实。



包容

露西·娅内特·穆里约 (Lucy Yaneth Murillo)，志愿者、哥伦比亚红十字会会长。穆里约三年前在一次飞机事故后瘫痪。她在出事前一直是名志愿者，她说运动应当视残疾人不仅是受益者，也是志愿者、员工和未来领袖。

当你经历的一次事故造成身体能力受限后，你会觉得红十字这样的组织不是做志愿者的最佳选择，因为其从事的援助工作不适合。而且歧视从四面八方而来，甚至来自其他志愿者们。所以我们残疾人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一个拯救生命的方法。而且运动需要将包容残疾人志愿者当作一项当务之急。



创业精神

本·胡 (Ben Huh)，网络创业人和芝士汉堡网络的CEO。胡描述自己为一名网络创业人，开发“帮助人们让其他人开口笑”的平台。

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正远离一个由等级定义的世界，进入一个网络世界。并不是说等级世界将消失或是不好，而是未来进步的机会更多

源于对同龄人网络的接受。不再是权力结构，有人对你说“你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而是关于将人们组织在一起，他们相互合作来做生意的方法从长远角度来看将更加有益和有效得多。

单独模式和开放软件

朱莉安娜·罗迪克 (Juliana Rotich) 是乌沙悉迪网站 (Ushahidi) 的执行长官，该机构开发开放源代码软件免费为全世界危机所用。

从地方和世界层面要考虑的事情是：你正在单独行动吗？什么系统和过程可以打破这些单独模式以便开放可以成为引领性的指导原则？因为那就是我们如何回归统一和普遍的原则。我们正在了解封闭的系统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影响和规模，而且它们不会像开放精神那样能够邀请参与和结社。



人道火炬

叙利亚红新月会 (SARC) 的主席**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塔尔 (Abdulrahman Attar)** 代表他的国家红会和志愿者接受红十字红新月和平人道奖章。

让我来告诉你一位SARC的女志愿者被问到志愿工作对她意味着什么的回答。她说：“我的大学关门了，我停止了教学，我失去了工作和家园，但是我想帮助我的人民和我的国家。除了我的灵魂我一无所有，我想把它给与SARC和国际运动，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些是SARC志愿者的原则，也许我们这个国际运动不能解决世界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人道火炬持续燃烧，我们就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一定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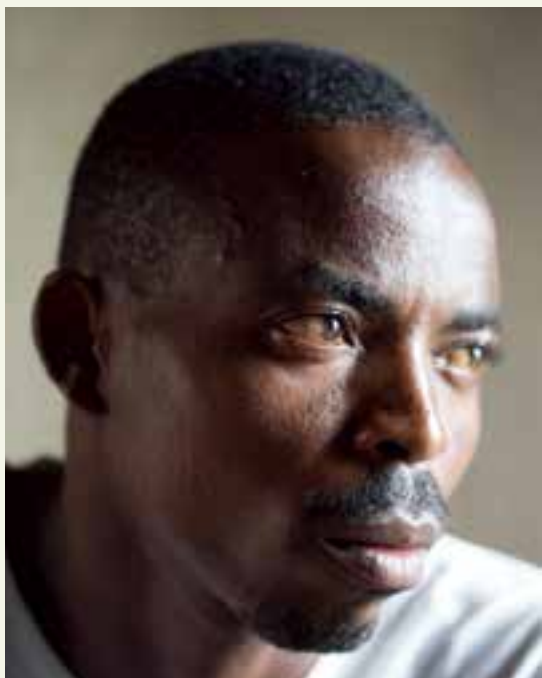
谢丽尔·克尔诺特 (Cheryl Kernot) 是澳大利亚社会影响力中心的主任。克尔诺特挑战运动和大型人道组织，要求他们参与到小型创新性基层组织和社会企业家中并与其合作。

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看到大机构和政府未能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需求。这个失败是一个要我们采取不同行动的号召。我要问你：你现在的结构和治理方式是否有助于实现你的使命呢？你能多快地适应文化变革——它们存在于年轻人的技能中，而且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将我们与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我来说，[它是关于]建立跨部门协作和伙伴关系的能力，因为问题是：人道援助将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它是短期的、快速修复、转移到下一个需要的地方？或者是关乎一个持久的传承，赋予人们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力量等等？



回首过去， 走向未来

“虽然向前走很难，但我必须进行尝试，”贝亚特·穆坎石兰加 (Beate Mukanguranga) 说，她45岁了，仍然挣扎在1994年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所造成的创伤中。穆坎石兰加从持续了将近100天的屠杀中幸存下来，但是如许多卢旺达妇女一样，她遭受了多次性侵害。她面临的巨大而矛盾的挑战——向前走却忘不掉20年前发生之事——与许多同胞相同。“我们必须共同生活且原谅彼此，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共建国家，”伊尔德蓬赛·卡伦盖拉 (Ildephonse Karengera) 说，她是全国禁止种族屠杀委员会的主任。该国自1994年来进步巨大，但是危机还远没有解决。“现在最大的人道挑战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埃里克·尼布瓦米 (Eric Ndirwami) 就该国的长期贫困问题补充说，他46岁，1991年以来是红十字志愿者。在卢旺达纪念发生于1994年4月7日的大屠杀20周年之际，《红十字与红新月》杂志对市民和当地红十字会志愿者们的困难、希望、愿望进行了采访。文字由安妮塔·韦兹伊 (Anita Vizsy) 提供，照片由瑞奥扎斯·切尔纽斯 (Juozas Cernius) 提供。



被痛苦包围

25岁的让-皮埃尔·穆加博 (Mugabo) 在1994年的暴力事件中失去了母亲。而他的父亲被暴行牵连后在监狱里去世。如今，他以兼职工作为生，住在一所卢旺达红十字会提供的用来帮助受种族屠杀影响的孤儿和弱势儿童项目的房子中。现在国家稳定，他希望事情会变得更好。“当国家是和平的，人民是和平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他说。

讲出来，为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1994年的暴力事件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受到性侵犯。35岁的费斯丹·穆卡塞库鲁 (Vestine Mukasekuru) 是其中一员。从15岁起她被强奸多次，她现在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两个子女的出生是由于受到性侵犯的结果。她的第一个女儿的父亲也是杀了她全家的那个男人。“我认识他。他是我的邻居。每当他感到性冲动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性侵犯后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因被一名政府兵强奸。如今，她加入了一个帮助强奸受害者和他们的孩子应对现实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她能讨论她经历过的事了。“它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但只有少数人能说出来”。尽管她有这些困难，包括社区因为她有一个“敌人”的女儿而起初对她歧视，她的态度是积极的：“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作为和解的结果，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可能的”。





受伤了，但未被摧毁

见到27岁的杰奎琳·加塔丽·万玛丽娅 (Jacqueline Gatari Uwamariya) 时，很难想象这个天真活泼，衣着鲜艳的女人——为大家所熟知的‘兽兽’——在难以想象的恐怖中幸存下来时只是一个小姑娘。她的家人被杀害，她的家被夷为平地时，她只有7岁。如今，她正坚强地证明发生在20年前的惨剧没有摧毁她的精神。卢旺达红十字会为她提供了住房，使她成为创收畜牧业合作项目的一员。“红十字会给了我生活的基础，我想回馈红会”她说。“因此，我成了一名志愿者。”后来，她得到了红十字会的一份工作，现在住在一个新的房子里，一个她用自己挣的钱修建的房屋。



一个新的家庭

“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帮助你。”25岁的大学生菲利克斯·弗扎宾蒂瓦力 (Felix Uzabintwari) 说，他在种族屠杀中失去了他的家人。虽然卢旺达红十字会帮助他获得了一个新的开始——支付他的学费，提供一个住所和一些家畜——他知道他要自立。“红十字会是我家。他们给了我生活的机会。”他说，现在要由他来努力学习，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他补充说，所有种族的卢旺达人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看到彼此共有的人性。“如果我们都具有相同的颜色的血，我们怎么能不一样呢？”



请求原谅

无辜的哈比亚利马那 (Habyarimana) 现年55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享受着一个农民的平静生活。在种族屠杀中，他参与了对图西人的暴力。被定多重谋杀罪后，他于监狱中服刑9年。如今他充满了忏悔，并要求他的社区同胞宽恕他。“我医治自己的方法是通过交朋友，帮助我曾经伤害的人”哈比亚利马那补充说，他将永远不会再被误导去相信人因为他们的种族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都是卢旺达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卢旺达人都病了。肇事者和幸存者都感到痛苦。有些人有迷失感，有些人感到悔恨。我们必须找到医治的药，而唯一的医治办法就是和解。”

继续活下去

“我不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痛苦，因为那样的话我明天就死了。”62岁的埃斯佩兰斯·穆坎德梅佐 (Esperance Mukandememo) 面带微笑着说。“我一定要开心，继续活下去。”自2006年以来她一直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她说大屠杀给她留下了深切的内在渴求去帮助别人。然而，完全的赦免是一项艰巨任务。穆坎德梅佐看着她的丈夫，母亲和姐妹同许多其他人一起被杀。“很难忍受与你认识的做了坏事的人一起生活，”她补充说，和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是卢旺达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卢旺达人都病了。肇事者和幸存者都感到痛苦。有些人有迷失感，有些人感到悔恨。我们必须找到医治的药，而唯一的医治办法就是和解。”



阅读更多采访卢旺达红十字会志愿者和领导者的文章和简介，以及其他参与国家的实现和解的努力的故事，参见www.redcross.int。

一场悲剧的时刻表

内罗毕颇受欢迎的西门购物中心迎来了又一个典型的周六上午，随后索马里一个军事团体将商场变成了一片充斥着混乱、鲜血和恐惧的场所。这是肯尼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现场的精确到分的故事——以及他们将永记的教训和回忆。

07:00：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救护车司机和医务人员阿尔文娜·布罗伊豪泽 (Alvina Brauhauser) 到达肯尼亚红十字会总部，开始她的调度救护车的周末轮班。她首先敲定了12辆救护车和人员的部署。“有些车去婚宴，有一辆车被安排去西门购物中心举行的一个儿童烹饪大赛。”她回忆道。

08:30：红十字会医务人员丹尼尔·布达·卡吗乌 (Daniel ‘Buda’ Kamau) 和梅布尔·那克韦亚 (Mabel Nakweya) 通过无线讲机告知说，他们在购物中心做准备工作。

11:00：紧急应对中心协调员尼克·图 (Nick Thou) 提早来上他的中班。

11:40：紧急电话——仅在救护车无线对讲机不可操作之时使用——响了起来。电话是布达打来的，阿尔文娜马上给他回电。“他开始小声说有枪击发生，他们无法找到梅布尔，他正躲在一辆车下面。”阿尔文娜回忆说。“我能听到射击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可以从他的声音感到他越来越绝望，他平常不是这样的。”

“还没有人能够到达枪击现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些受伤群众的第一希望。”

尼克·图
紧急应对中心协调员
肯尼亚红十字会

11:50：商场内外的人们开始拨打紧急电话。他们报告说有人受到枪伤或有人被困在商场里面。“这么多电话，电话机都发热了。”阿尔文娜回忆道。

12:15：布达仍与阿尔文娜在电话线上，他确认参加烹饪大赛的人们被枪射击后倒地，还有人扔了手榴弹。“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所以我致电秘书长，他直接命令我调动所有的团队和救护车到现场。”她回忆道。

12:20：肯尼亚红十字会发出了只有在最严重的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警报级别5’的通知。尼克和一个第一救援队奔赴现场。

12:30：救护车开去的一路是紧张和沉默的。“没有人说话……我们为布达和梅布尔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即将碰到什么事情，”尼克回忆说。

12:45：布达还在电话上，他告诉阿尔文娜两个妇女在仅几米远的地方被枪击中，他从藏身的车下面可以看到枪手的脚。阿尔文娜



再次告诉他救援团队就在路上，鼓励他保持冷静。通话就此断线了。

12:45：当尼克告知他这个悲剧发生的消息时，肯尼亚红十字会社交媒体官员菲利普·奥戈拉 (Philip Ogola) 正在他去橄榄球比赛的途中。他把车停到马路边，并开始从他智能手机上的推特和脸书中收集信息。

13:00：紧急电话继续涌入控制中心，都是家人和朋友向红十字会求助寻找亲人。“所有你能做的就是安抚他们，告诉他们援助已在路上，不必有更多的恐慌，”阿尔文娜说。“记录下姓名和电话号码，把工作做好。”

13:15：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中，救护车载着尼克和救援队到达了商场外面。惊恐和震惊的人们从商场跑出来，分散在四面八方，空中传来阵阵枪声。尼克和他的救援队被迫躲在救护车后面。

13:30：秘书长阿巴斯·格莱特 (Abbas Gullet) 到达现场，在一片枪声中他把工作人员

当密集的枪声从西门购物中心再次响起时，肯尼亚红会的急救人员在救护车旁边卧倒。

Photo: Sayyid Azim/Associated Press

红十字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阿巴斯·格莱特 (右) 是第一批赶到现场为购物中心内部和附近的伤者提供急救的。Photo: Jeff Angote/Associated Press





购物中心停车场上许多人在车里或者附近被枪击中。肯尼亚红会的志愿者和急救人员加上路人，竭尽全力在悲剧发生的第一时间救助伤者。悲剧发生一个小时内，肯尼亚红会派遣了12辆救护车到现场。

Top: REUTERS/Goran Tomasevic
Bottom: Kenya Red Cross

和志愿者们召集到一起。经决定一个红十字小组被派往烹饪大赛举办地的屋顶停车场。“还没有人能到达枪击现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受伤的人的第一个希望，”尼克说。

13:30：现在回到总部，菲利普通过社交媒体关注事态发展。“人们开始从购物中心用推特向我们的账户发信息，有的人被困在了屋顶，有的人藏了起来，有的人需要急救”。

13:50：阿巴斯、尼克和第一反应救援队小心翼翼地走在通往停车场的楼梯上。“我们已经带上了橡胶手套，并准备了急救包”，尼克回忆道，并补充说肯尼亚红会员工从来不穿防弹衣。“我们慢慢往上走，弯着腰，因为枪击还在

继续”。尼克记得自己努力保持平静。“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干这行，谁会干呢？”

14:00：菲利普和肯尼亚红会新闻官员彼得·欧塔 (Peter Outa) 赶往现场。“我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从媒体打来的，但是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我要想得到什么信息只有亲自去现场。”彼得说。

14:00：救援队到达停车场。“我们到达屋顶后可以看到有尸体……但也听到有人求救，所以我们马上开始了检伤分类及医疗后送。”尼克说。

14:05：肯尼亚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以色列红大卫盾 (Magen David Adom) 那里学过急救原则，尼克和救援队应用此原则为伤者实施急救，并开始将他们运上往来穿梭的救护车。枪声继续从购物中心传出。

14:10：找到了布达和梅布尔，两人没有受伤。消息通过无线对讲机报告给了总部。

14:20：当持枪匪徒在购物中心四处走动时，屋顶上的救援队小组迅速展开工作进行治疗和后送伤员，警察和更多的红十字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一支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被发现停在停车场的后墙处。“我们就用购物车把它围了起来，继续治疗伤员”。尼克解释说。

14:30：菲利普和彼得两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急救员，他们一到停车场就开始救助伤员。“我们为一名遭受枪击的妇女做了心肺复苏，”菲利普解释说，“她没有得以幸存，她死后几秒钟手机就响了。我接了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

14:40：大多数伤员都被从屋顶送走了，现在开始处理尸体。一名当地人提供了一辆小卡车，这样尼克和他的救援队开始将尸体放进小卡车后面。

15:00：屋顶清理干净了，阿巴斯、尼克和救援队决定和肯尼亚特种部队一起从一个防火门进入第四层楼。“我们小心地下到第三层楼，因为我们还能听到有枪声”，尼克回忆说。救援小组分成两组，试图寻找伤者或是那些躲在商店里的人，并把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15:00: 同时，彼得和菲利普从楼梯下楼并来到了楼前面，帮助那些还在逃亡的人们。

“当我看到人们从门口哭着跑出去时，我真的受得了冲击”彼得说。“孩子们被吓坏了。我知道我要保持镇静，因为人们从我们身上寻找力量和希望”。

15:15: 救援队员再次告知人们可以安全离开了，并引导他们到出口处。有几个人受了枪伤需要紧急援助，其中包括警察。“当务之急是用纱布或止血带止血，把他们抬上担架并送到外面的救护车上”，尼克说。尼克正在救护的一名青年男子死去了。

16:30: 所有能见到的伤员和尸体都被移出了购物中心，救援人员离开了大楼并加入到外面的志愿者中，他们正等着接纳最后一批幸存者，把他们带到安全地点。尼克精疲力尽，麻木不堪，他加入到马路对面新搭建的红十字创伤中心的同事中。

17:00: 梅布尔回到总部。“我拥抱了她一下，她哭了”，阿尔文娜回忆说。■

作者：**杰西卡·萨拉班克 (Jessica Sallabank)**

杰西卡·萨拉班克是驻伦敦的自由撰稿人，曾担任IFRC新闻发言人。

悲剧发生后七小时内，肯尼亚红会在附近公园搭起了一座帐篷，开始从几万名聚集此地想提供帮助的人们身上采血。Photo: Riccardo Gangale/IFRC

西门枪击案之后的生活

对肯尼亚红十字会来说，那天发生在西门购物中心的意外而震惊的事件为赶到现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下是汲取的经验教训。

对于肯尼亚红会的协调官员尼克来说，信息沟通十分重要。“信息沟通十分重要。”他说，并解释说这不仅能为公众及同事间提供信息，清晰而镇定的信息沟通还对保持对趋势的控制和避免慌乱十分重要。“实施急救时，总是先要介绍你自己，保持冷静，并告知当事人援助就在路上”。

对任何紧急应对来说，准备十分重要，所以第一救援队要参加复训课程，特别是关于在危机中和恐怖事件中如何处理伤员、管理危机、检伤分类及医疗后送、还有急救培训，他说。

但是一起严重危机发生后的阶段也很重要。许多员工和志愿者经历西门枪击后出现了创伤后应激反应。有些人仍然怕去拥挤场所，听到大的砰砰声会畏缩。其他人则很难再回到工作岗位。“西门枪击对整个团队是大开眼界的，”救护车司机兼医护人员阿尔文娜·布罗伊豪泽说。“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急救小组和志愿者进行了后期心理宣泄，这对他们有所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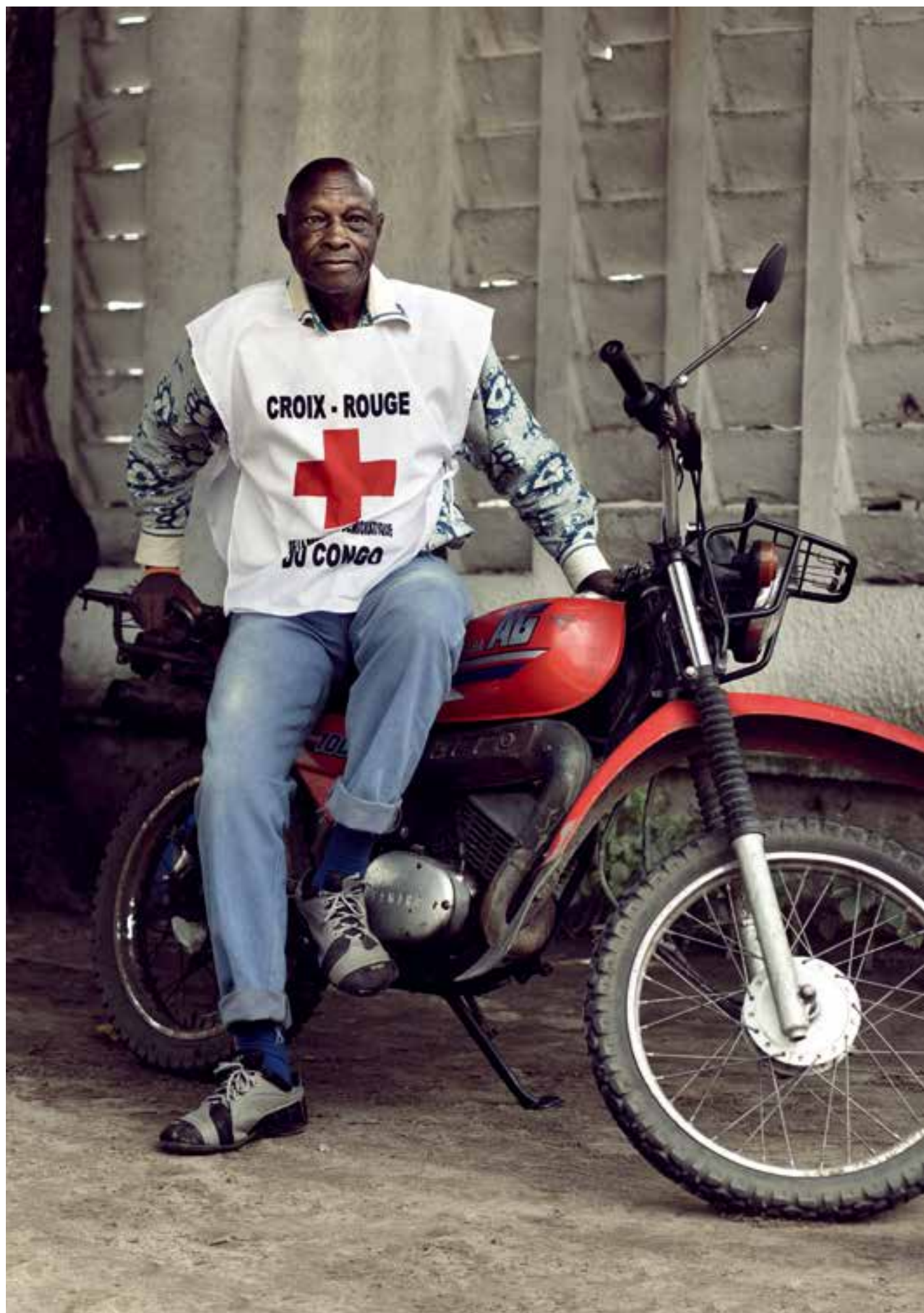


Photo: Apop Huita/FRC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

为了纪念今年的世界红十字红新月日，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他们与运动的个人关系。在此，非洲最古老的红会的志愿者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对人道行动的看法。

过去半个世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民经受了一系列严重危机——内乱、流离失所、大量难民流入、自然灾害——除此之外还有长期贫困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其结果是该国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时间最长的国际人道和发展援助地之一。但是，该国基础设施条件有限，国土面积比法、德、挪威、西班牙和瑞典总和还大，接触到偏远和受冲突影响地区的脆弱人群并不容易。

这个正是志愿者大显身手之地。尽管自然资源有限，但国家红会成立了一个志愿者队伍，可以接触到全国11个省的脆弱人群。

“这是让我们的队伍强大之处，我们为之自豪”。72岁的志愿者兼艾滋病项目协调员保罗·潘祖 (Paul Panzu, 左图) 说。“比如说，赤道省四面环山，但我们成功地为该省北部的中非共和国难民提供了援助”。

维奥莉特·拉库鲁·恩奎瓦

国家级培训师，金沙萨省女子团队协调员。

维奥莉特·拉库鲁·恩奎瓦 (Violette Lakulu Nkwewa) 还是小女孩时，就被她大哥参与红十字运动所激励。“我热爱他所属的那群青年志愿者们，”她回忆说，“他们总是在一起，自发地为受害者提供援助，主要是和车祸相关。”

“当我看到志愿者们帮助一个摔倒的人时更加巩固了对他们的热爱，他看上去是个被遗弃的老人，”恩奎瓦说，她今年47岁。“他们帮他洗干净，他康复了。其实他并不老，是一个被病魔击垮的年轻人。这一举动打动了，坚定了我的信念”。

国家红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防止威胁社区的土壤破坏，推广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改善卫生，提供急救，帮助被冲突分散的家庭重聚，为前儿童兵和破碎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理和经济支持。

但仍有不足之处。他们说在以下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更好地协调人道行动，与社区携手制定长期解决方案，将急需的设备交到第一救援队手中，扩展志愿者网络，提升职业能力和保护志愿者不受伤害。

“志愿者得到良好照顾，但还不够，”22岁的培训师和青年教练托马斯·卡隆吉·卡南加 (Thomas Kalonji Kananga) 说。“我们需要运动加强其支持，特别是在提供设备和志愿者倡议方面，这样志愿者们就能自由接触受害人，且不被武装团体作为攻击对象”。

“我的故事”

这是5月8日红十字红新月日的主题。你和你认识的人想分享一个你们与红十字红新月的联系的故事吗？如果有，请发邮件至 rcrc@ifrc.org。

恩奎瓦11岁参加了志愿者团队，在基本紧急应对方面接受了培训，这些年来继续扩展各方面技能。

“有些人看到女性能够成为救援志愿者感到惊奇，但我一直告诉他们无论是志愿者还是救援工作都不只限于男性。”她说。她现在拥有36年在金沙萨省担任国家级培训师和女子团队协调员的经验。

她最引以自豪的是她的国家红会在帮助儿童兵和街头儿童方面所做的工作。“许多孩子现在变



Photo: Red Cros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得对社会有用了，他们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参加了工作，”她说，“我也为急救志愿者们感到自豪，特别是女性志愿者，她们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

但是她说国家红会能够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应对灾害的能力，为志愿者提供足够的设备和培训，为急需的救护车服务找到资源。

她作为志愿者最艰难的一刻是被她所监督的前儿童兵们绑架。“这些孩子们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足以重新过上正常生活的财力支持，所以他们把无奈发泄到了我的身上，把我绑架了超过24小时。我和他们关系不错，所以他们没有伤害我。我用我的说服力劝阻他们，直到红十字的领导到来释放了我”。

基凯基·迪-毕克卡

志愿者及金沙萨红会前会长

1950年，24岁的童子军领袖基凯基·迪-毕克卡(Kikeki Di-Bikeka)和他的队友们需要学习救生技巧。“童子军运动请了一位比利时护士和红十字工作人员来教我们，”他说，回忆起他与运动的第一次接触。“那时，红十字只对白人开放，刚果人并不晓得这个志愿者组织。人们以为它是一个卫生服务组织。”

两年后，一个名为利昂·斯托夫(Leon Stouff, 下图)的比利时红十字志愿者鼓励吸收刚果本地人加入红十字，他招募迪-毕克卡成为一名志愿者。“斯托夫的策略是通过一个名为‘小小好心人’的有关卫生和健康的宣传项目向当地成人进行宣传，该项目由救世军组织的儿童开展。”他回忆道。他还补充说，青少年的团队仅用一年就增长到有1600名儿童和十几岁的青少年。(有关利昂·斯托夫和比利时红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动的故事，见www.redcross.int)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迪-毕克卡帮助组织了一次比赛，这为健康问题带来更多公众关注，还在社区、殖民当局和运动内部为国家红会取得支持。

“我是第一个被招募为志愿者来组织黑人会员的刚果本地人，这个事实为我的人道行动赋予了力量，”迪-毕克卡说，他今年87岁了。“我必须组织成年人培训，以及创立拥有105辆设备良好的救护车和机动诊所的救援服务”。

“我们总是贴近社区。这增强了我们在社区中的形象和信任。每当紧急情况出现，人们就看到红十字。这一态势使国家红会得以生存至今，也使它成为很少的几个——如果不是唯一一个——在困难局势中贴近百姓的组织，尽管我们资源有限”。

“那时，红十字只对白人开放，刚果人并不晓得这个志愿者组织。人们以为它是一个卫生服务组织”。

基凯基·迪-毕克卡

志愿者兼

金沙萨红会前会长



阅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采访其他红十字志愿者的文章，请看我们的网站www.redcross.int。

尽管国家红会成绩斐然，他哀叹说救护车队消失了。国家红会还不能发挥其最大潜能，因为没有为志愿者的人力匹配充足的资源以及设备、医疗和可持续资金方面的支持。他说：“我很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红十字会还只是一个初期国家红会，只能利用其他国家红会提供的支持干预人道行动。”

他说国家红会和运动需要加强筹集资金和宣传工作，以及加强在议会和其他官员中进行政策倡议，比如使用一小部分国家预算。

正如这里的大多数志愿者，迪-毕克卡经历了一些艰难时光。“1962年，在争取刚果独立的政治危机中，我负责在全国为战争受难者提供食品援助。有一次我到了政府反对派的重镇基桑加尼，我同当地的政府人员一同被捕，被指控在食物中下毒。后来由于一位志愿者的干预我得以获释”。

当了这么多年的志愿者，他认为人道干预在刚果起到作用了吗？“积极的一面是受难者得到了援助，他们的痛苦得到缓解，”他说，“不好的一面是导致危机中普通百姓不互相帮助，他们期待着人道组织来做。而人道组织有时也缺乏能够援助几乎所有脆弱人群的资源，或者援助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

托马斯·卡隆吉·卡南加

志愿者，青年培训师和教练

对22岁的托马斯·卡隆吉·卡南加(Thomas Kalonji Kananga)来说，红十字精神在他家庭中流淌。所以当

他十岁的时候决定成为一名志愿者时，他的父母没有反对，他们也是志愿者。

但并非所有父母都支持。“许多父母认为红十字的任务就是收集死尸，因此不愿意让孩子加入。”卡南加说，他在医院、老人院、脆弱社区以及和青年人工作。“为了支持来找我的年轻人，我亲自见他们的父母，更好地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活动。大多数父母最终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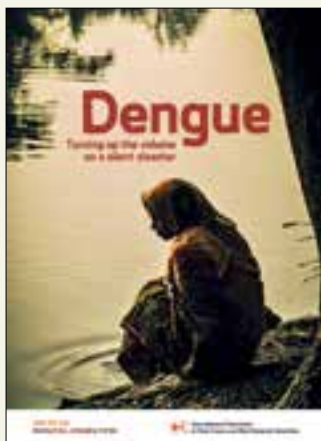
对他来说，成为志愿者的决定加深了他对同胞的热爱，提升了他的自我控制力，帮助他理解他人的问题，并解决他人的忧虑。

由于冲突、贫困和其他问题，刚果的年轻人缺乏能够帮助他们在步入正轨的家庭支持、工作、教育和监督。他说为青年人开展的活动在帮助他们避免吸毒、犯罪和暴力方面十分重要。

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以下手段使青年的活动有可持续性：增加青年督导员的人数，增强他们的能力，与其它国家红会和人道组织的青年人发展更多的伙伴关系并进行经验分享。

“全世界的青年面对许多挑战，特别是在刚果。”他说，“因此我们有一个使命，去良好地管理我们的同龄人，防止他们受到不良影响而随波逐流”。■

出版物



登革热 注意这个无声杀手 IFRC 2014

过去50年里，登革热从9个国家扩展至100多个国家，发病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每年1.5万次上升到现在每年3.9亿次。尽管如此，全球媒体对此几乎没有关注，对登革热相关项目的财政资助也很低，很不频繁。IFRC通过此报道呼吁方法转型：从应对零星发病到长期、综合的项目投入，包括在社区层面开展旨在可持续性行为改变的举措。

语言：英文和西班牙语

法医学和人道行动 ICRC 2014

这份6页的宣传手册描述了ICRC是如何为地方当局和法医从业者提供寻找、发掘、分析、辨认及管理遗骸的建议，这些遗骸是武装冲突、灾害、移民或其它局势的大量受害者。与此宣传册同时出版的还有2本书：《遗骸的法医辨认》和《生前/死后信息数据库》。第一本概述了人类遗骸辨认的过程，同时强调数据的科学匹配。第二本描述了如何使用ICRC和其合作伙伴开发

的数据，作为辅助遗骸辨认的电子工具，其功能为：支持存档、标准化、报告、搜寻并分析法医学数据。

语言：英文和中文

危险局势中的救护车 和入院前服务 ICRC 2013

这篇报告描述了更加安全地提供入院前和救护车服务的方法。由挪威红十字会撰写，ICRC和墨西哥红会予以支持。该报告总结了20多个国家的一线经验。

语言：英文

海地地震 四年进展报告 IFRC 2014

过去四年间，海地人民在巨大的痛苦和破坏中不知疲倦地重建家园、社区和恢复生活。该报告展示了IFRC和国家红会如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水、临时住所和医疗等基本援助，以及有多少旨在帮助社区自给自足的长期项目终于结出硕果。

语言：英文、法文和西班牙语



媒体

人道的力量 IFRC/ICRC 2013

这段强有力的3分半钟的视频在悉尼举办的IFRC和ICRC的法定会议上发布，它结合历史电影片段和当今灾难和冲突中的画面，制造了一段难忘的蒙太奇，背景音乐为查理·温斯顿 (Charlie Winston) 的触及灵魂的蓝调歌曲“我将来要把我的整个世界放在你手中”。

可以从IFRC YouTube网站获得

团结在一起， 我们是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2013

这个3分半钟的视频于悉尼法定大会上发布，对IFRC其成员国家红会在全世界提供的服务进行了简短而广泛的描述。

可以从IFRC YouTube网站获得

在羁押场所对抗 结核病、艾滋病和 疟疾—— 乌干达的经验 ICRC 2013

由于过度拥挤、不卫生的条件以及筛查和治疗的不足，使得这三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通常在监狱要高得多。这部影片展示了乌干达的三所监狱如何成功地在被拘留者中显著减少了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的传播。由乌干达当局试点开展，ICRC予以支持的医疗保健项目导致监狱中的结核病治愈率与普通人群相比显著提升、疟疾病例减少、艾滋病死亡率下降。

语言：英文

孟加拉：针对残疾人 的身体康复服务 ICRC 2013

身体康复帮助残疾人重获行动能力，使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并在社会中起到积极作用。在孟加拉，ICRC和瘫痪者康复中心共同开展一个身体康复项目，帮助有残疾的最脆弱人群重建生活。这份宣传折页描述了该项目为残疾人和技师们所提供的服务。

语言：孟加拉文和英文

经济安全 ICRC 2013

ICRC促进经济安全的工作旨在确保家庭和社区能够有钱支付非预期的花销，维持或恢

复可持续生计。这份宣传折页为ICRC在该领域所开展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全面概述，从在紧急局势中发放食品和日用品，到建立可持续食物生产和小额贷款举措项目。

语言：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帕斯卡尔·格雷莱蒂·博斯维埃尔在一线工作的五年中用水彩画记录了他的经历，正如上面的这些画作，创作于他在老挝工作时期。这几幅和更多的绘画作品的取材来自于全球几乎各个角落，最近被收录进他新出版的书中《人道生活全貌》(Toute une vie d'humanitaire)。此书被ICRC巴黎代表处出版，作为人道行动1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欲了解更多，请登录网站www.redcross.int。